## 幕间 坍塌之梦

他早已忘记自己为何要踏上城外的山道。昨日的大雨留下的泥泞仍未消却，即便他能避开车辙内积满的浑水，指缝间的淤泥依旧干了又湿。他知道风有意引他往那里去，顺着那条山道一直往上走，半山腰处低头闪身钻入一片刺槐林中。若是一路深入，在阳光正好的天气里，待身体微感寒冷之时恰好能见到一片广阔的草坡。那是属于他的秘密基地。待城内春意阑珊时，他可以躺在柔软的草毯上，视线在不远处的山城中飘起的袅袅炊烟间游移，风从如铃的槐花间借来浓郁的芬芳，落到他的身旁，惹得他鼻尖微痒。或是靠在树干上，眺望远方初具形貌的夏日流云，在湛蓝的天幕下，像是浪头怒放的白花。

那是海洋的脉搏啊，随着日升月落，大海的胸膛起伏着的呼吸。他只在书中看过海的描述，但他依旧深深记得那带着咸腥味的海风，从比浅薄的海岸更为深远的海的腹地吹来，在那些童话里藏着由泪水结成的盐脉，与山城中刺槐的甜味不尽相同的风。他相信那在热烈的阳光下泛着白灼的浪花打湿的沙岸，双足蹚过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一定比如今的自己拼了命也无法摆脱的泥泞山道要美丽得多。

而今正值黎明，雨虽早已于夜深时悄然停息，空中浓厚的云层却留了下来。他不明白他为何要来到这里，他不明白他为何要留在这里。有时候他会觉得，周身的群山本应与他一同心跳，却早已不告而别，只剩一具风干数千余年的肋骨。余下的天空被刺槐的枝干肢解，只留一地惨白的碎屑，缓缓地在落叶堆中腐烂。

他站在枯黄的草地上，不远处的山城安静得似乎只剩微不可查的呼吸。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潮湿的风带着一股残夜的寒意，还有一丝淡淡的甜腥久久不散，像一场长久的噩梦。他看见梦里的他独自一人躺在远方的天幕上，面部栖满了五颜六色的蝴蝶。到底是他在高处，天空在缓缓下沉，还是他在低处，地面正沉向空中？他何以肯定那个躺在天幕上的人到底是不是他？云像那浪头的白花一样一遍遍洗刷着那黯淡的影子，蝴蝶的双翅却愈发闪闪发光。她们扑闪着翅膀却不腾空，让他无法从影子的轮廓中辨出任何细节。那些迷离的色块和光斑似乎在缓缓变大，纵横交错的鳞片化为结构与线条，令他突然感到一种浩大的疲惫正一点点压向他的头顶。

**也许你应该躺下来。（Yes/No）**

**选择 No 的场合：**

你抬起头，不知何时浓厚的云层早已融化在淡蓝色的天空里。与你的双目对视着的是一个缓缓转动着的巨大气团，像是一片海的眼睛。就好像你慢慢地伸出手，触碰到那片名为水面的天空，泛起一圈圈涟漪。你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渴望，一种回归怀抱的温暖，一种……莫大的安宁。于是你闭上眼睛。

第二天，法耶尔醒来时，发现睡在自己身旁的弟弟已然不知所踪。

**--Bad End No.0 回归--**

**\*\*\* 友情提示： 使用魔法时切忌过度释放意识，以防发生意外 \*\*\***

**选择 Yes 的场合 ：**

你慢慢躺下，不知何时浓厚的云层早已融化在淡蓝色的天空里。你能够感受到一种浩大的安宁在一点点下沉，直到你伸手可及的地方。你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你一直知道。你轻轻闭上眼。即使在这微寒的晚秋中，你也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一切都在暗中吞吐着某种神秘的存在，一种流动的意识慢慢从你的四肢末端进入你的身体，你也渐渐向微冷的空气中弥散而去。在你眼中那斑驳的黑暗里，亮起了一圈圈海浪似的银灯，它们慢慢托起你的手臂，托起你的右手食指，托起你的指尖，一点点，一点点探向那片名为水面的天空。

直到最后那一瞬。

## C1S4 梦醒时分

纳顿卡尔被震耳欲聋的雷声惊醒。雷声暂歇，但雨仍未停，屋内伸手不见五指。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像他的兄长一样继续安眠下去，在那个令他躁动不安的梦从他的脑海中散去之前。他在床头柜上摸索片刻，直到冰凉的玻璃外壳触到了他尚未被生活磨砺的指腹：那是一盏石灯。每一夜，如果那盏石灯不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他便会辗转难眠。灯是用山中少有的玻璃杯作的外壳，浇筑的黄铜作盖。一根铜丝被他亲手弯成恰好符合他前爪的弧度，两端缠绕在瓶盖侧面作把手。最核心的发光部位——那块他父母领着他亲手磨成的靛蓝色灯石——就静静地躺在瓶底。

他还记得他的父母从高处望向他，递给他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即使他们的脸在晴空的阴影里显得如此遥远。他还记得他的小手紧握着那块石头，在润湿的青石板上一遍遍打磨出光滑的切面时，那块石头的触感一点点变成它应当变成的样子。

“…感受…”

哪怕他明白他父母对他说的每一个字词的含义，可当那些符号的序列连成一道蜿蜒的河流缠绕住他的手臂时，所有的能指与所指都在不经意间变成贯穿遥远时光的呓语，让他感到一阵阵难以抑制的晕眩，又仿佛是他正在缓缓坠向天空的最深处，大海的腹地里。

“…连接…”

他只知道他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他唯一明白的是他现在不该停下，在那个遥远的极点尚未被触碰之前，任何事情都不应当让他停下手中的动作，仿佛在那层层漫无边际的银色浪花中，手中的石头正慢慢将自己打磨成自己本应呈现的模样。

“…十二面命运…”

命…运？

他只知道，当自己回过神来，手里原本灰蒙蒙的石头竟已然化为海一样的靛蓝，乳白色的飘带如烟，将水纹锁于石中。在想象的银色浪涛里，他的意识一点点散开，然后汇聚到那颗被他捧在手心的灯石里。他睁开眼，看见那颗石头竟轻轻悬在半空中，发出微弱但稳定的光芒，令他心中倍感安宁。

那是他第一次触碰到这个世界最本源的秘密。

他用双手紧紧捧住石灯冰凉的外壳。冷静，冷静。他在心中默念。梦里的失误他自很早以前就不再犯了。释放一点点意识，点亮石灯，仅此而已。没关系的，你可以做到，没关系的。他闭上眼，可心脏在他的胸膛中剧烈地鼓动，让他完全没有办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心。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背上早已被冷汗浸得冰凉。他尽可能地集中注意力，让他那于四肢百骸中缓缓流动的意识抽离出来小小的一丝，再顺着他的双臂慢慢下行，流进他的指尖，像一株新生的常春藤，撑开种皮，根系一点点攀上玻璃外壳的表面。

然后，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念头——

他睁开眼，石灯幽幽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他的心也终于随之安定了下来。窗外雨势渐小，但夜仍未散。他望向身旁的兄长，借着灯光，他看见法耶尔的身子均匀地起伏着，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从一日的疲劳带来的深度睡眠中提早醒来。他有些想笑，但努力让自己不发出声音，似乎刚才的梦境里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像云烟一样飘散而去。

“滴答。”

他听见屋内有水滴落的声音，便举起石灯。视线可及之处，似乎是屋顶有瓦片被前夜的大风刮开了一条缝，雨水便顺着那条缝隙一滴滴落下。

“滴答。”

他顺着水珠落下的方向望去，不知为何，本应严丝合缝的地板边缘竟翘起了一个小角，似乎是吸水后膨胀的木材被挤了出去。他觉得稍稍有点奇怪，自家地板在当初铺设时应当是考虑到为板材形变所留的空间余量的，而且细看那翘起的部位，似乎也不像是在正常的接缝处。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他立刻翻下床去，将石灯凑近那条接缝：一道缝隙极不自然地切开了木材的纹理，就好像是一整块板材被另外嵌了进去。

“滴答。”

他将那块松动的地板轻轻掀开，一个用油纸封好的包裹映入眼帘。拆开包裹，里面似乎是一本厚重的笔记，用一时间辨不出种类的动物皮革作封面，边脚钉上了几根歪歪扭扭的铁条防止卷页。他翻开泛黄的书页，借着石灯的光，他看到密密麻麻的文字与符号像洪水一样溢出纸张边缘。

“滴答。”

在那洪水般倾泻而下的符号背后，他看见了两个高瘦的影子，在文字的掩映下显得格外遥远，格外单薄。他只记得，唯有当那块灯石悬在他手心，发出微弱的光芒时，他才能透过那若有若无的光线看清那两人面无表情的脸。

“滴答。”

他们离去，真的是因为征兵吗？

“滴答。””

他们是谁？

“滴答。”

他猛地摆了摆头，将自己险些涣散的意识重新聚拢回来。瓶中的灯石闪了闪，哐当一声落在瓶底。想来他每次点亮石灯时，自己的意识似乎都会比平常更容易蔓延到别处去。希望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他想。这时他才感到本应归属于夜晚的疲惫猛地袭上心头，大概，明天再研究这本笔记也不算迟吧。

## C1S5 风物日记

也许是因为前夜的梦为他带来的焦躁仍未散去，后半夜他仍未能睡个好觉。混乱的声音与色块像流星一样在他的梦境中坠落。父母的脸，哥哥的背影，瘫软的河流，煞白的高崖，嘶哑的海浪，一切都在渐渐散大的瞳孔中旋转、扭曲、互相撕咬，残骸化为一地破碎的苔藓，在极夜的荒林中发出刺目的光。

突然，也许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度过了漫长的时间，又或许只过了一瞬，一切混沌都像雪一样缓缓地沉降到海底，温暖的水流一点点漫过他的后背。他知道那个一直站在他背后的人是谁，他一直知道。他望着头顶渐行渐远的天光，水面无时无刻不荡漾着细碎的波纹，将那光亮打得更细、更碎。他的身后多么温暖！可是他不能在这里停下，他应当伸手，他应当——

他应当醒来。

他睁开眼睛。雨夜已去，清晨的阳光在地板上留下一条亮带，还带着泥土湿润的芬芳。他哥哥的手臂正紧紧地环绕在他胸前，他能感受到均匀且轻柔的热气拂过他的后颈，还有因常年劳作而发达的胸部肌群，紧紧贴住他相较而言略显瘦弱的脊背，让他能听见法耶尔坚定有力的心跳声。

他的脸噌地一下红透了半边天，猛地挣脱法耶尔的臂弯，披上外套，余光瞥见了那册就放在石灯旁的风物日记。他随手翻开一页，可明明在昨夜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还能看见的笔迹，现在在愈发耀眼的晨光下却无迹可寻，仿佛那些晦涩的符号与图案都随着昨夜的积水一起蒸发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纸张本身染上的焦黄。于是偌大的茫然与无助顿时击垮了他，这是他在这幢空荡荡的房子里找到的唯一关于父母的线索，而在这座一点点枯萎的山城里，如果风中不再有槐花的香气，那哪里才是家？

**你应当怎么做？（求助兄长/自己解决）**

**选择求助兄长的场合：**

**（了解兄长的过往，与其亲密度 ++，但精神稳定性 --）**

法耶尔，法耶尔，我的哥哥。语言从不青睐他的口吻，却给了他一对眼睛似的琥珀，而这对琥珀便替他说尽了所有的话。打磨那块灯石时他就在我面前不远处，可十二面的命运始终不愿降临在他身上，似乎那两枚温润的琥珀已然用尽了他一生的气运。直到太阳在天际线熔毁，他依旧咬着牙打磨着他手中那块愈发走形的石头，灰黑色的阴霾像云一样掩住石块的解理，于是那块石头再也没在他的手掌心中发出光芒。他也许永远不会记得父母当初到底有没有对他露出过一丝一毫的失望，可他太害怕了，太过害怕被彻底淹没在漆黑的旷野里，太过害怕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命运拒绝了他，他便也理所当然地担下了父母离开后这个家庭剩下的所有担子。这本笔记的出现，是否预示着命运在那步步下行的青石巷内终将停住脚步，而他也能就此过上作为家中长子本应经历的生活？

他转头望向法耶尔，发现他的哥哥已然坐在床边，似笑非笑地望着他的眼睛。

“怎么了？”法耶尔轻声问，目光落到他手中的笔记本上。

“这可能是父母留给我们的东西……”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如此强烈的无助，像是个被独自抛弃在旷野的婴儿，凄厉的啼哭声驱赶着平原上的狂风，吹弯了高高的茅草，“昨晚在地板下面发现的，那时候上面还有字迹，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的话，那就点上你的灯再看一看？”法耶尔的语气甚至没有任何一丝波动，甚至听不出任何情感的起伏。这让他感到些许羞愧，难道答案就这么显然以至于哥哥都不需要任何的思考就能告诉我吗？他不记得自己从何时起变成了一个如此软弱的人……何况如果提到石灯……难道哥哥已经放下这件事了？

他摆了摆头，提起床头的石灯，小心地放在摊开的书页前。

**选择自己解决的场合：**

**（精神稳定性 ++，但魔法适应性 --）**

没事的，没事的。他深深地吸气，然后吐气。字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跑掉，而是否显现只可能是前置条件的差别。思考，只要思考不停止。那么晚上和现在唯一的区别在于：第一，时间不同；第二，夜里我是借着石灯的光看这本笔记本的。而现在在自然光下没有任何字迹显现，也就是说石灯的光是字迹显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看吧，不会有事的，只要冷静地思考，就能够解决问题，他想。

他提起床头的石灯，小心地放在摊开的书页前。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世界最本源的秘密。”

他看见山川以墨为笔，在实木的地板上晕染开来。十二个小小的光球连成一条蜿蜒曲折的线，穿过密林与沙漠、河流与湖泊、苔原与雪域，直到极西之地的海岸线为终点。

“沿途发现的一切，都将被我们记录在这本‘风物行记’中。”

他看见地图折叠坍缩，最后落成一叠哗哗翻动的书页，密密麻麻的符号和图案汇成一条墨迹的河流，悄悄缠上他紧握手中的石灯。

“我的孩子，如果你有意跟随我们的步伐……”

他抬起头，太阳正对着他的窗口徐徐升起。光下的文字被蒸腾成雾，又凝结成另外的符号，在他面前晃动。如果他真的决定要从此出发，那他便要走到那太阳落入海中的地方去。

“就带上你的石灯吧。”

他这才回过神来，发现面前的书页早已合上，法耶尔一言不发地站在他的身后，沉默盘旋着在这小小的房间内落下。他转过头去，望向他的兄长，眼里闪着泪光。

“走吗？”

“嗯。”

* 未完待续。